



海风江韵——海口湛江两地文学联展 (六)

本版稿件由《湛江日报》提供

1 命运似隐喻般不可言说。有时如登高山，巅峰处志得意满风光无限，却一招不慎坠入深渊，顿时险象环生，命悬一线；有时如死里逃生，泛舟湖上，烟波浩渺间觉人生如寄，不知所终；有时如雪泥鸿爪，除了几处漂泊时残留的爪痕，什么也留不下；有时又如白鹭行于暮色里，身心俱空寂，心也从容，行也从容……人之一生，不过是一场与自己对弈的棋局，无所谓输赢，得失皆自选，只不过落子无悔罢了。在生命与信仰之间，或明或暗，或生或死，都可以有一道光，照亮命运沼泽里的每一步踉跄。

千百年来，有一个人的命运让人悲，让人喜，让人一怜三叹三击节。当命运之手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将他逼到绝境，他的人生境界却破茧成蝶活出了新生。他把坎坷活成了豁达，把悲惨活成了乐观，把纠结活成了洒脱，他活成了无数人心中的诗与远方，活成了沧海桑田后灵魂的不慌不忙与岁月的荡气回肠！

他，就是北宋大文豪——苏东坡。这是一个伟大而响亮的名字，在每个人的心里都具有摄人心魄的力量。这个名字响彻了中华大地，响彻了古今。其“文章似韩退之，吏笔如司马迁，英俊如仲宣、子建，豪迈如居易、宗元，风骚如杜少陵，疏狂如李谪仙，高洁如谢安、李愿，德行如闵子、颜渊。”苏东坡集才、德、情、性于一身，豪放中见婉约，疏狂中见性情，古今难得之才，难得之豁达超脱之人！王国维曾说：“三代以下之诗人，无过于屈子、渊明、子美、子瞻者。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，其人格亦自足千古。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，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，殆未有之也。”

如果有人问我最崇拜的偶像是谁，我将毫不犹豫地回答，是苏东坡。说来，我与东坡先生也算有一段命中注定的不解之缘：

十数年前，值吾研究生毕业季，亦为吾人生首次困厄之时。回想当日，仍觉往事悠悠，不堪回首。那种伤感，非言语所能达。吾痛定思痛，携伤痕以研读东坡诗文，集全部精力以解读坡翁之精神世界。飘飘乎，恍若亦游于赤壁之下；须臾间，似亦梦见鹤之幻身道士，言点醒吾之警语。心随坡翁游历辗转于黄州、惠州、儋州，百转千回，兹游奇绝……坡翁有词云：“人生如梦，何曾梦觉？但有旧欢新怨，异时对，黄楼夜景，为余浩叹。”坡翁为“燕子楼空，佳人何在”而扼腕叹息，孰料千年后，吾亦为翁动容，为翁浩叹！即引东坡为吾异代知己，下笔数万言作为吾毕业论文以记之。几月后，吾终以“优秀硕士论文”之成绩报导师三载教诲栽培之恩。

毕业后，北漂之艰辛，方悟东坡之“一夕或三迁”之痛；受人嫉妒排挤，方悟东坡为挚友所害之伤；生活困顿，方悟东坡“日分三钱”之苦；感情动荡，方悟朝云陪东坡垂老投荒之情！人生难得一知己，东坡万般不幸，所幸还有一朝云知之伴之。吾感之，叹之。

多年之坎坷经历，吾依然未改小女子之柔态，依然于无人之深夜，偷洒一把辛酸泪……家父训而告曰：“若他人如此还可，汝便不可！汝为专门研习东坡之人，非但不豁达大气，还如此婉约柔脆，实非学东坡之精髓也！仅皮毛耳！浅薄甚矣！”吾不服，低声辩解道：“吾本小女子，非伟丈夫，本性婉约，何故非豪放不可也？”家父叹曰：“汝之多年艰辛白费也！须知，人可婉约，但不可至极。至极则无骨，经不起沧桑也！”吾闻之心惊，无言以对。家父摇头叹吾之尚未悟……

此后，岁月渐长，吾已人到中年，又再逢人生坎坷，方感同身受于东坡之真情实境，一贬再贬，垂老投荒，生死难料，每于落魄处常怀豁达之心，委实难得，真英雄也！方弃吾婉约之态，以东坡先生之旷达为榜样，助吾涅槃重生。

人常说，人生不如意，读读苏东坡。其实，于我而言，读已经不能满足我的需求了，我更渴望沿着东坡先生晚年的足迹走一走，更真实地跟随他的脚步，触摸他的灵魂。用他博大而深刻的精神世界为自己的心灵注入新鲜血液，开启一段精神之旅。然后，风轻云淡地对人说，回首向来萧瑟处，一蓑烟雨任平生。

于是，我选择了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”的岭南，选择了“一自坡公谪南海，天下不敢小惠州”的惠州，选择了“罗浮山下四时春，卢橘杨梅次第新”的罗浮山，和“人间胜绝略已遍，匡庐南岭并西湖”的惠州西湖。

这里是苏东坡经历仕途上的第二次坎坷，也是他“问汝平生功业”的第二站，这多像我们兵荒马乱的中青年时光，故此我叩其两端而执其中间，先从惠州开始我寻迹的步伐。

岭南寻迹怀东坡

张丽明

自题金山画像

苏轼

黄州惠州儋州，问汝平生功业，身如不系之舟，心已灰之木。



3 提起西湖，大家一定会在第一时间里想到杭州的西湖。其实，中国有三大西湖——杭州西湖、颍州西湖、惠州西湖，并且这三大西湖都曾是苏东坡被贬到过的地方。人们形象地称杭州西湖为“吴宫西子”，惠州西湖为“苕萝西子”。可以想见，惠州西湖更为质朴、本且。更重要的是，惠州西湖在三大西湖中是唯一一个由东坡先生亲自命名并修建的。仅凭这一点，就足以让我去追随游历一番。

雾气缭绕，花影轻浮，波光盈盈，青峰隐隐，让我一时间真误以为自己到了杭州西湖，但仔细定睛一看，还是有所不同。相较于杭州西湖的开阔明媚，惠州西湖要袖珍素朴许多。正是那首诗说得真好：“西湖西子比相当，浓抹杭州淡妆，惠是苕萝村里质，杭教歌舞媚君王。”人到不惑之年的我，觉得这样的本色素朴甚好。

水帘飞瀑、半径樵归、野寺岚烟、荔蒲风清、桃园日暖、鹤峰返照、雁塔斜辉、丰湖渔唱……我在《惠州府志》的记载里，寻觅着这半城山水，一湖诗意的我缓步苏堤，在烟波翠微中赏一朵花，观一萍湖。若你执意要问此花与彼花有何不同，此湖与彼湖有何不同？我想，天下之花，天下之湖，并非有本质的区别，最大的区别可能在于，你在何时何地何种境遇下遇见了它。你心中之花便是此花，你心中之湖便是此湖，只能是这一个，而不能被任何其他所取代。

山水之于人，也有着命定的缘分。就如同西湖与东坡，处处相随，伴其一生。即使东坡先生到了岭南，这

2 像道家的拂尘驱走了尘世的烦恼和暑热，罗浮山有一种出世的清凉。沿着石阶拾级而上，在烟云雾霭中体会山水画的意境和留白的禅意；在“罗浮生百草，棵棵有奇效”的传说中寻觅藤石松、翠云草、瘤足蕨、铁芒苣、海金沙、黑杪椴、米仔兰……看哪一棵是医治人世疼痛的良药；在一块石头上枯坐，抚摸它的孤独，丈量它前半生陷入红尘的缘分深浅和后半生逍遥自适的安静肃穆。

几声鸟鸣，像悬挂的禅语，点醒来往的游客。我在揣想白云深处朱明洞的静虚。东坡有诗云：“罗浮高万仞，下看扶桑卑。默坐朱明洞，玉池自生肥。”纵情山水、参禅悟道，或许是苏东坡排遣内心苦闷与政治失意的一种方式。尽管仕途步入绝境，甚至生计堪忧，但罗浮山给了他初到惠州的心灵慰藉。想到这里，我不禁想马上看看东坡曾在此处“默坐”的朱明洞。

山路漫漫，树影遥遥，然我已经有些疲累，想休息一下，但又觉朱明洞还未到，心有不甘。正在纠结间，我突然想起东坡先生的一件往事，不觉微笑，顿时轻松起来。

松风亭是苏东坡寓居惠州时常去的地方。有一次，他刚走到半山腰，就觉得很疲乏了，他想着等到了松风亭再休息吧。可是抬头看看，松风亭还在树影婆娑处，遥不可及，什么时候才能到呢？过了好一会儿，他突然对自己说，“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？”于是，心情如挂钩之鱼，忽得解脱。

是啊，这里怎么就不能歇息呢？何必一定要爬到山顶呢？人生际遇又何尝不是如此！王子猷雪夜访戴，乘兴而行，兴尽而返，何必见戴？有时，执念本身就是对我们的一种桎梏。遵从本心，放下执着，会如禅宗开悟一般，心情顿时柳暗花明，豁然开朗。

罗浮山作为我国道教第一名山，引来无数名人雅士的喜爱与推崇。李白、杜甫、韩愈、杨万里、刘禹锡等人皆涉足过罗浮山。而其“岭南第一山”的盛名，还是得益于东坡先生的《食荔枝》一诗。东坡先生与罗浮山的缘分匪浅，不仅留下了千古传诵的诗文，还留下了有趣的动人传说。

个当初被称之为瘴疠之地，也要造出一个心中的西湖来。

抵惠三个月后的苏东坡有一次游丰湖，在醉眼朦胧中，他登高览胜，诗兴大发，写下了著名的《赠昙秀》一诗。诗曰：“人间胜绝略已遍，匡庐南岭并西湖。西湖北望三千里，大堤冉冉横秋水。”东坡误将丰湖当作西湖，此后，人们就将丰湖改名为西湖。

一座石桥，或许早已看透了人世间的兴衰，不悲不喜地站立在那里，守护着被烟雨淡化的时光和苏东坡的风霜遗迹。

她就是苏东坡的生平知己王朝云。王朝云是苏东坡晚年颠沛流离生活中的最大安慰。她知他，懂他，安慰他，陪伴他。怎奈佳人终不耐岭南之瘴，病死于惠州，时年不过34岁。苏东坡按照朝云的心愿把她安葬在西湖之畔。在墓上筑六如亭纪念她，并写下了痛彻心扉、感人至深的联句：“不合时宜，惟有朝云能识我；独弹古调，每逢暮雨倍思卿。”

苏东坡在朝云死后，几次梦里都梦见了她，只见朝云衣襟尽湿来到东坡面前，东坡询问其缘由，朝云回答是夜夜啼儿渡湖回家所致。梦醒后，东坡大为不忍，故兴筑湖堤，以期方便梦中的朝云与惠州的百姓行走。

生于钱塘西湖卒于惠州西湖的朝云，将自己的生命与西湖融为了一体，在东坡的诗文里，一次次前来，红袖添香，又一次次离去，独留东坡一个人暗自销魂。

我在东坡祠前深鞠一躬，感恩。

相传，苏东坡一日酒后在去往朱明洞时过会仙桥，忽遇一村姑，不禁随口吟诗一首：“寻幽探胜入罗浮，乘醉策杖觅归途。雨后山花香更美，村姑回眸胜仙姑。”而村姑也不甘示弱回诗一首：“东坡游罢过西湖，举杯邀月作狂徒。是非只因多开口，记得朝廷贬你无。”一时竟令被一贬再贬的苏东坡哑口无言，低头痛悟。待抬头追寻，村姑不见了，却见大雨倾盆而下，把桥淹没了。正在东坡为难之际，一老翁化杖为桥，使东坡得以通过。这位老者便是铁拐李，而那位村姑便是何仙姑。从此，这座桥便叫会仙桥了。

走上会仙桥，顿觉桥也斑驳，传说也斑驳。本该仙气飘飘的桥，却因有了东坡先生的足迹，而沾染了人间可爱的气息。这气息不因苍苔寒露而清冷，不因时光遗忘而自弃。正如东坡先生所言“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”，想来这会仙桥也是自渡渡人吧。

在罗浮山长生不老的秘境里，人们想从《抱朴子》《金匮药方》《神仙传》里找寻葛洪洪洪的丹药，而我只想寻葛洪洪洪的洗药池旁，找寻东坡亭。这座建于清朝道光年间的东坡亭灰瓦青石，历久弥新。亭柱上刻有一副楹联：“丹灶药池留胜迹，鸟声花影得仙机。”亭内梁上挂着木牌匾，上书“花香静处寒天月”七字。东坡亭右侧，东坡先生写下的《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八首其一》被后人置于木刻之上。我用手轻轻抚摸着“罗浮高万仞，下看扶桑卑”的字迹，驻足良久。

心中若时有罗浮之高耸，则万物皆渺小不值提；灵魂若可不被一事一物所困，自由出入于儒释道，则身心便可行如山风、影如流光，花影鸟声皆得仙机。

人生，到最后，或许就是破“我执”的逆旅。

得道长生与否，闲逸高风与否，名垂青史与否，成佛开悟与否，其实都不重要。目的即“我执”，“我执”终须破。只要修身修心，身心灵皆合一，物我两忘，便可如罗浮一般，自由逍遥，乾于烟霞。

东坡先生是否正是感悟于此呢？我想，这也许正是罗浮山赋予东坡先生的灵魂安抚的意义吧。

九龙山记

(外一首)

梁永利

其实这座山没有龙，只有弯弯的湛河水。这座山没有古老的寺庙，铜鼓王的传说里，鼓声敲碎投荒的先人，这座山没有鸟巢，成群的白鹭分布在日月星

三岛

每个岛的红树藏着观察仪，山脚的水不深，贪玩者时常迷途，不怕捕捉的小鱼，在咸淡水交汇处

转换它们的味觉和嗅觉，海榄，比水稻耐温，胃口大了，干旱的年份，营养成熟产品，有部分稀奇的草籽，不用喷虫毒胶吸的广告，有人水土不服，在这里采吃香茅、芦荟、鱼腥草

九龙山尚未张开窗口，几块泥石流，筋骨已显山露水，山龟偶遇潭边的金鲤，它们为雷州的春天，修炼了几百年，踏青时节，散发众多异乡的汗水

玉蕊

护林员告诉我，它叫玉蕊，特别阴性的红树，今夜要开苞，苞太可爱了，一串二三十个。可爱！我形容不出，打个比方，有心的人，招展节节枝条，皮表茸茸，裂变声征服暗色，哑巴半辈想着表达这种声响，如回到孩提的稚语，如即将逃离禁锢，摄像者屏息到缺氧，昏厥状态，孤芳露出，祈祷吧，月影铺在地上，众多的箭挂起弓弦，嘘，玉蕊，我叫不出声，整个湿地，或者红树之城，宝贝它，一场散花舞结束，温馨之夜未央

风起渔村

(外一首)

梁云山

等我一百多年的渔村，比等我几百年的北部湾，苍老很多，我的第一声啼哭，如涛，第二声，如诗

到海边的木麻黄树下睡觉，可倾听渔村的忧愁，可清晰地听到，几十年前大奶奶的哭泣

通向大海的小路，常常在夜深人静时站起，老高老高的，还擎着白白的目光

曾经，渔灯是盼望的边缘，是梦的中心

漫天大霜那年，海最仁慈，那敞开的胸怀，长满了，地里歉收的庄稼

木船的记忆虽已褪色，但如果月光不纯，就往有风暴喷薄而出，不停地叫嚣

炊烟总是飘向海，不是因为感恩，是因为炊烟的下面，有思念，向着大海

路尽头的大海是梦的故乡

八千里路云和月，你从草原来，到达蔚蓝的故乡，梦的故乡

从207国道的尽头再往前走，还能走进海市蜃楼